

# “正始之音”可指代“正始诗歌”之说商兑

陈祥谦<sup>1</sup>, 左宜华<sup>2①</sup>

(1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株洲 412008 2 常德师范学校, 湖南 常德 415000)

**摘要:** 敝先生撰文提出“正始之音”可以用来指正始时期的诗歌。通过系统梳理“正始”的流变及“正始之音”的涵义, 辨析 衷援引的证据, 证明 先生的立论难以成立。在魏齐王曹芳“正始”年号下, “正始之音”仅指魏晋玄谈风气, 不能用来代称正始诗歌。

**关键词:** 正始; 正始之音; 魏晋玄谈; 正始诗歌

《北京大学学报》2007 年第 2 期发表了丁放先生的文章《关于“正始之音”含义等问题的辨析》(以下简称“丁文”), 认为“‘正始之音’可以用来指正始时期的诗歌, 而且这种用法在北齐人邢劭、隋初人王贞、唐初人李善的文章中即已出现; 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的‘正始之音’也指的是正始诗歌”。笔者认为此说值得商榷。

## 一 关于“正始”的流变

“正始”之意发自《春秋》。《春秋》首篇为“鲁隐公元年”, 以“一”为“元”, 传注家的认识大体相近, 董仲舒说: “臣谨案《春秋》之文, 求王道之端, 得之于正……《春秋》谓一元之意, 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 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 视大始而欲正本也。”<sup>[1]卷56</sup>意谓“正其初始”。《毛诗序》曰: “《周南》《召南》, 正始之道, 王化之基。”这里的“正始”正是此意。《周南》是《国风》的第一部分, 计 11 篇; 《召南》次《周南》之后, 计 14 篇。孔颖达《毛诗正义》云: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之诗, 皆是正其初始之大道, 王业风化之基本也。”符合道德礼义之始也称“正始”, 《谷梁传·定公元年》“昭公之终, 非正终也。定之始, 非正始也。”又如刘向《说苑·贵德》“孝宣皇帝初即位, 延廷尉吏路温舒上书, ……其词曰: ‘陛下初即至尊, 与天合符, 宜改前世之失, 正始受之统……以应天德, 天下幸甚。’”<sup>[2]卷5</sup>

基于上述涵义, “正始”之用有两个走向, 一是用来指代儒家礼仪、传统, 或具有讽教功能的文学作

品和雅乐。如萧统《文选序》“《关雎》《麟趾》正始之道著。”又如《宋书·乐一》载, 魏文帝黄初二年, 议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 所以风天下, 正夫妇”, 乃改为《正始之乐》。<sup>[3]536</sup>后世这一用法较普遍, 明清时期编辑的宋元曲谱, 亦冠以“正始”之名, 《九宫正始》即是。二是用作年号, 只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如曹魏齐王曹芳的第一个年号即“正始”(240~249); 北燕君主慕容云的第一个年号为“正始”(407~409); 北魏宣武帝元恪也用“正始”(504~508)作年号。本文所谈, 仅涉曹芳“正始”。

曹芳的“正始”年号因其时兴起的玄学清谈而闻名, 风流及于后世, 史籍有明确记载:

魏正始中, 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王衍)妙善玄言, 唯谈《老》《庄》为事……后进之士, 莫不景慕放效……遂成风俗焉。<sup>[4]卷43</sup>(《王戎传》附《从弟衍传》)

有晋始自中朝, 迄于江左, 莫不崇饰华竞, 祖述虚玄, 摈阙里之典经, 习正始之余论, 指礼法为流俗, 目纵诞以清高, 遂使宪章弛废, 名教颓毁。<sup>[4]卷91</sup>(《儒林传序》)

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以为造微之功, 足参诸正始。<sup>[4]卷67</sup>(《郗鉴传》附《郗超传》)

(太祖)谓玄保曰: “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sup>[3]卷54</sup>(《羊玄保传》)

王微《与何偃书》曰: “卿少陶玄风, 淹雅修畅, 自是正始中人。”<sup>[3]卷62</sup>(《王微传》)

① 收稿日期: 2008-10-21

作者简介: 陈祥谦, 男, 湖南益阳人,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文艺学硕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及文学理论; 左宜华, 男, 湖南常德人, 常德师范学校高级讲师, 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吏部尚书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宜为宫职。”<sup>[5]卷33</sup> (《张绪传》)

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逮乎江左,此道弥扇。<sup>[6]卷37</sup> (《谢举何敬容传论》)

魏正始以后,仍尚玄虚之学,为儒者盖寡。<sup>[6]卷48</sup> (《儒林传序》)

以上史料中的“正始”,无不与玄学清谈相涉。然丁文所谓“在《世说新语》之《赏誉》篇中‘正始之音’指正始时期的谈玄风气,但在稍后的刘勰《文心雕龙》中,即用‘正始’、‘正始余风’来形容南朝的诗歌”,颇有些牵强。为方便说明,略列有关片段于下。

《文心雕龙·明诗》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乃(及)正始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唯嵇志清峻,阮旨遥深,故能标焉。<sup>[7]60</sup>

《文心雕龙·时序》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合(含)章,动言成论。于时正始余风,篇体轻淡,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sup>[7]405</sup>

且不论何晏、嵇康、阮籍等作者是否属于南朝(清楚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单就“正始明道”、“正始余风”而言,显然不是形容诗歌,而是指玄学清谈。较早论及正始玄学清谈与文学关系的是刘宋末年的檀道鸾,其《续晋阳秋》中为《世说新语·文学》“简文称许掾云”条刘孝标注引的有关资料,视兴起于正始的玄学清谈文化为东晋以孙绰、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创作风尚得以形成的远因,但檀氏并未阐明正始玄学在其产生的当世对诗歌创作究竟有过何种影响。刘勰则首倡“正始明道,诗杂仙心”,直接将正始玄学与其时的诗歌创作关联。其所要表达的意思似乎如此:正始玄学思潮浸染了当下诗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致使像何晏、嵇康、阮籍这些既是思想家又是文学家的诗人,在其作品中渗杂了一些以玄学思想为底蕴的对待人生、社会、自然等方面问题的独特见解,即“仙心”。要之,正始玄学思潮(“正始明道”、“正始余风”)对其时及稍后诗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内涵上的“诗杂仙心”与风格上的“篇体轻淡”,这种特征是与此前建安文人“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对比而论的。

## 二 厘定“正始之音”的涵义

明确了“正始”之用,“正始之音”的涵义也就比较容易廓清。丁文认为:“‘正始之音’并非特指‘魏

晋玄谈风气’,也可以指‘魏晋玄谈’之外的东西。”如果将这种认识置于“正始”的多重义蕴之下,是不错的;若仅置于我们要讨论的曹芳“正始”年号下,这种说法则有混淆视听之嫌疑。故有必要分而论之。按“正始”的第一种用法,“正始之音”的涵义诚如丁文引据所揭示的,既可指“儒家传统”,也可指“符合儒家精神的雅乐”。谨录丁文引据如下:

初唐李百药《唐故都督徐州五州诸军事徐州刺史临淄定公房公碑》(碑主为房彦谦):“宁谓正始之音,一朝长谢;师资之德,百舍无从。”<sup>[8]卷143</sup>“正始之音”谓儒家传统。“正始之音”也可指符合儒家精神的雅乐。邵轶《云韶乐赋》“若乃周道衰,王泽竭,正始之音奔散,哀思之风郁结。”<sup>[8]卷333</sup>李商隐《献相国京兆启》“宫商资正始之音,寒暑协中和之序。”<sup>[9]1912</sup>……

其实,“正始之音”还可指符合儒家诗学风雅观念的文学作品,下文将谈及,此不赘。

在曹芳“正始”年间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后世所称“正始之音”则特指兴起于此时的玄学清谈,即“魏晋玄谈风气”。这一指称较早出现在南朝刘宋时期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

王敦为大将军,……(卫玠)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于时谢鲲为长史,敦谓鲲曰:“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sup>[10]卷8《赏誉》</sup>

梁刘孝标注引《卫玠别传》曰:

敦顾谓僚属曰:“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卫玠)今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悟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sup>[10]卷8《赏誉》</sup>

《世说新语》卷四《文学》亦有记载:

(王丞相)语殷(浩)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

《世说新语》旧题跋曰:“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而犹未为奇也。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如引汉、魏、吴诸史及子传地理之书皆不必言,只如晋氏一朝史及晋诸公列传谱录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于正史之外。记载特详,闻见未接,寔为注书之法。”<sup>[10]卷首</sup>可见,以“正始之音”代称玄谈已是时人共识。

丁文引述《弘明集》卷六谢镇之《与顾欢书折夷

夏论》“至如全形守祀,戴冕垂绅,披毡绕贝,埋尘焚火,正始之音,娄罗之韵,此俗礼之小异耳。”认为“‘正始之音’指儒家礼仪”,此纯属臆测。南齐顾欢撰《夷夏论》,辩论佛道的异同;谢镇之针对顾道士所谓“佛是老子,老子是佛”,作本论驳斥之。显然,“全形守祀,戴冕垂绅”指道家,“披毡绕贝,埋尘焚火”指道教,“正始之音”指玄谈。唐人撰著的《晋书》等史籍中,“正始之音”仍是特指魏晋玄谈风气,说明此代称并不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如《晋书》卷三十六《卫玠传》关于“正始之音”的说法与刘孝标注引的《卫玠别传》如出一辙。

概而言之,“正始之音”的涵义主要有二:一是指儒家传统和符合儒家精神的诗乐。二是在曹芳“正始”年号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与肇始于此时的玄学思潮相联系,“正始之音”仅指玄学清谈。目前还没有任何资料能证明“正始之音”可指称“正始时期的诗歌”。

### 三 对“丁文”所援“根据”的辨析

丁文认为“‘正始之音’可以用来指正始时期的诗歌”之“根据”主要有四条资料,本文依次检录并辨析之。《全北齐文》卷三邢邵《广平王碑文》(见《艺文类聚》卷四十五):

(公)望青松而比秀,干白云而上征。侍讲金华,参游铜雀。出陪芝盖,入奉桂室。充会友之选,当拾遗之举。发言为论,受诏成文。碧鸡自口,灵蛇在握。方见建安之体,复闻正始之音。……寻微启奥,敷理入玄。<sup>[11] 806</sup>

邢邵此文褒赞了碑主“言”“文”兼善。“侍讲金华”、“发言为论”、“碧鸡自口”、“寻微启奥,敷理入玄”与“复闻”的“正始之音”对应,“受诏成文”、“灵蛇在握”与“方见”的“建安之体”勾连,“正始之音”指其玄学清谈,“建安之体”指其诗文,是很明显的。至于丁文所谓“这里‘建安之体’与‘正始之音’连文,前者指建安诗歌,后者是正始诗歌”,实乃武断,且理不能通。据《北齐书》卷三十六《邢邵传》,邢邵不仅是“文学之首”,“词致宏远,独步当时”;而且“性好谈赏,不能闲独,公事归休,恒须宾客自伴”,每与“剧谈”。“剧谈”即清谈,如《世说新语·文学》载:“谢车骑(谢玄)在安西艰中,林道人往就语,将夕乃退。有人道上见者,问云:‘公何处来?’答云:‘今日与谢孝剧谈一出来。’”刘孝标注引《玄别传》曰:“(谢)玄能清言,善名理。”又“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条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曰:“孙盛善理义。时中军将军殷浩擅名一时,能与剧谈相抗者,

唯盛而已。”因此,颇具魏晋风度(如“扞虱谈玄”)、“性好谈赏”的邢邵大抵不会以“正始之音”滥指。

《隋书·王贞传》引王贞《谢齐王索文集启》曰:

昔公旦之才艺,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与天道,雅志传于游、夏,余波鼓于屈、宋,雕龙之迹,具在风骚,而前贤后圣,代相师祖。赏逐移时,出门分路,变清音于正始,体高致于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谁许独为麟角。<sup>[12] 1737, 1738</sup>

这里谈到了文风嬗变的文化动因,“正始”之前,是符合儒家诗学风雅观念的,但正始时期却为之一变,“赏逐移时,出门分路”,动因则是勃兴于此时的玄学清谈。“变清音于正始,体高致于元康”,很明显是指“正始”与“元康”时期的玄学清谈。正始时期是魏晋玄谈的第一个高峰,何晏、王弼为谈宗,嵇康、阮籍等也“善谈理”、“发言玄远”。玄谈的第二个高峰在西晋惠帝元康年间(史称“中朝”),代表人物是乐广、王衍、郭象等。第三个高峰在东晋成帝咸康、康帝建元、穆帝永和年间。姚察从历史的角度是这样分期的,刘勰论及魏晋玄学清谈对当时文风的影响时,也是如此分期的:“迄至正始,务欲(杨明照校谓“无务”或“不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矣。”<sup>[7] 168</sup>“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邐,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sup>[7] 408</sup>

### 李善《上文选注表》

楚国词人,御兰芬于绝代;汉朝才子,综輶輶于遥年。虚玄流正始之音,气质驰建安之体。长离北度,腾雅咏于圭阴;化龙东骛,煽风流于江左。……<sup>[13] 卷首</sup>

“虚玄流正始之音”与刘勰所说“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符契,意谓文章虚玄之风源自于“正始之音”,即玄学清谈。魏晋玄谈辨析玄理,作形上之论,追求理之“至极”,崇尚拔新领异。受此影响,其时诗文创作亦倾向义理的探寻,立意玄远、深微,作品大多含蕴着以《庄》《老》为旨归的人生理想,故李善有“虚玄流正始之音”之说。《文选》是一部诗文总集,选有三十七体文章,丁文在这里断言“‘正始之音’显然指正始诗歌”,不知有何根据。

《陈子昂集》卷一《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不图正始之音复

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解君云:“张茂先、何敬祖,东方生与其比肩。”仆亦以为知言也。故感叹雅制,作《修竹诗》一篇。<sup>[14][15]</sup>

此为陈子昂(661~702)写给左史东方虬的《修竹诗》之序,按彭庆生先生注解,其成文当在公元700年前后。依此前推“五百年”,即公元200年左右,正是建安时期(196~220)。陈子昂此序开宗明义地指出:文道衰弊已经有五百年之久了。意即文道衰微自建安文人之后,当然包括魏末玄谈炽盛的正始时期、晋、宋、齐、梁,乃至初唐。“文章道弊”的症结在于“风骨莫传”、“兴寄都绝”,文风的表征则是“逶迤颓靡,风雅不作”。陈子昂所谓文章之“道”实即“风雅”、“雅制”。如此一来,集中体现“风骨”、“兴寄”的建安文学不仅被纳入“风雅”的范畴,而且成了“雅制”的具体内涵与精神实质。但其常常担心的是,浮艳绮靡的文风充斥文坛,而“风雅”就此沉寂下去,因此心中很是不安。当他见到东方虬“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咏孤桐篇》,顿觉儒家诗学风雅之风自建安五百年后得以复归。这一再现建安“风骨”、“兴寄”的“正始之音”,即“雅制”,自然“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陈子昂正是感叹雅制的复兴而作《修竹诗》。显然,这里的“正始之音”既非丁文所说的“应当指正始诗歌”,也不是“魏晋玄谈风气”,而是指符合儒家诗学风雅观念的作品,如《咏孤桐篇》。“汉魏风骨”即“建安风骨”,陈氏为避与“建安作者”之重,故有此说,它是指建安作家的作品内容 and 艺术风格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色,以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若依丁先生所解,“正始之音”指“正始诗歌”,而“诗杂仙心”、“篇体轻淡”,与“建安风骨”渐行渐远的“正始诗歌”,安能“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陈子昂此序是就建安之后五百年间的总体文风而言的,并不针对个体。丁文努力地将张茂先、何敬祖与“正始诗歌”搭上关系,然后不无揣测地说:“当然,可能由于东方虬的诗与阮籍、嵇康二人风格不同,与张华、何劭二人相近,故解三(以及陈子昂)说东方虬与他们比肩。再则,张华诗‘其源出于王粲’,正是‘建安风骨’的继续,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这一诗歌传统陈子昂是肯定的。”依丁先生的推理,钟嵘《诗品》列谢灵运诗于上品,评曰:“其源出于陈思。”<sup>[15]卷中</sup>那么,陈子昂是否肯定刘宋诗歌呢?笔者认为,若东方虬之诗果真与正始诗歌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陈氏大抵不会兜圈子。张茂先、何敬祖

之诗均被钟嵘《诗品》列入中品,解三所说的东方虬与他们比肩,是就其诗歌成就定位,而不是“风格”。总之,陈子昂在此序中并未触及“正始诗歌”,故而所谓“‘正始之音’应当指‘正始诗歌’”,显然是牵强附会。陈子昂《序》的本意,是要重振儒家诗学风雅观念与正统地位,以风雅之作,革除当下诗坛绮艳浮靡之积弊。

综上所述,“正始之音”尽管有多种涵义,但在魏“正始”年号下,“正始之音”仅指魏晋玄谈风气。北齐邢邵、隋代王贞、初唐李善、陈子昂的文章中所出现的“正始之音”,均不代指“正始诗歌”,而且,至今尚未发现有古代文人学者称“正始文学”或“正始诗歌”为“正始之音”的现象。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对“正始诗歌”有一个比较得体的说法:“以时而论则有……正始体(魏年号,嵇阮诸公之诗)。”魏晋南北朝文学本身比较复杂,加之文学史与学术思想史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将指代魏晋玄谈风气的“正始之音”援入此一时期的文学史中,用来指称“正始诗歌”,是不合适的,容易造成读者对这一概念产生理解上的混乱。

#### 参考文献:

- [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2] 刘向.说苑校证[M].向宗鲁,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
- [3]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4]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 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 [6] 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7]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8] 董诰,等.全唐文[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
- [9]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0] 刘义庆.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刘孝标,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1] 欧阳询,等.艺文类聚[M].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12] 令狐德棻,长孙无忌,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13] 李善注.文选[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4] 徐鹏校.陈子昂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5] 曹旭.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黄声波)